



□ 程志勇

胡适曾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放在义和团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发生在一百年前的义和团事件,至今都让人很纠结:赞扬者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批评者斥之为“愚昧落后的排外主义”,评价为何如此极端,甚至水火不容?然而,人为地拔高与肆意的贬低都无助于我们了解事情的真相。要想正确地认识这一事件,只有还原事情以本来面目。傅斯年曾说“史学就是史料学”,但是光有史料还不够,如果没有好的史识、史才,历史只是简单的材料的罗列和堆砌,就会成了记流水账,味同嚼蜡,浑然无味。金满楼的《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严格来说并不是一本严肃的历史学术著作,但他把历史的枯燥、无聊通过另外一种易于接受的写法写出来,还历史以鲜活生动的本来面目,能做到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

通常搞学术的,尤其是搞历史研究的,往往是“越老越吃香”,历史是一个最讲究论资排辈的地方,年轻人因为阅历方面的原因是没有多大发言权的。作为一名70后作家,轻易涉足那些老夫子们的地盘,让人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首先,义和团事件属于官方盖棺论定的“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其二,义和团事件本身扑朔迷离,再加上一些人为的扭曲因素,大都已经面目全非,需要在史料的探微钩沉上下很大工夫;因此,要想写好一本书,没有一定的勇气和耐力是无法想象的。但读完全书后,我发现我们多虑了。很惊讶于金满楼在

史料上的丰富占有,除了熟知的一些清史档案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外,作者还充分利用其时文人的笔记、小说和一些传教士、外交官的回忆录这些人们所忽视的历史记录,从而保证了史实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没有一味的拔高,也没有不屑的贬低,作者冷静地考证了义和拳的兴起、演变,用极具信服力的考据去为我们还原历史原貌,让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和了解。诚如书中所述,义和拳的兴起源于天灾(干旱)、人祸(清政府基层组织的涣散),拳民本是一些贫苦农民,但在获得了不可思议的实际利益之后,鱼龙混杂的义和拳也会迅速变质,“扶清灭洋”也会成为某些有野心的义和拳首领的一种策略。极端的排外也是极端的媚外:给洋货改个土名字,就变成了纯粹而传统的中国货;城破后,昔日敬奉“鸿钧老祖”的拳民也会变成热心的天主教徒。历史就是这么地充满了吊诡,所以,我们有必要对那些以爱心、爱国为名的运动、游行充满警惕。

更不幸的是它卷入了清廷的政治斗争,被某些野心家利用,成为以端王载漪为首的“大阿哥党”浑水摸鱼、争权夺势的工具。骨子里,历史舞台上的这群喧闹的演员,实际上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一己私利不惜绑架大清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只是,可怜的永远是那些无辜的或是被卷入进来的老百姓。真应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句老话。在作者看来,拳民固然有愚昧、盲目的地方,但清廷统治者的昏庸、自私,西方外交官的傲慢、偏见也同样要负责任。我们常说要全面地看待历史,不为尊者讳,但很多人由于历史观的不同或现实立场的缘故很难做到,作者做到了。

看出作者是熟读《乌合之众》这部经典名著的,他在如实叙述事件时也不忘自己的思考,不时运用《乌合之众》的理论来进行分析论证,切合紧密,丝毫没有卖弄之嫌,又使本书多了一些思辨力。然而,作者并不止意于此,其内心忧虑的是在非理性情绪仍然大量存在的今天,“如何避免曾经发生过的灾难”,流露出作者深沉的责任感。义和团,曾经是中国羞于启齿的疮疤。金满楼这本《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亲手将那个国人羞于启齿的疮疤揭开,露出它最为血肉的一面。

“很多你憎恨的东西到头来都变成了你的铺路石。你可以给它无数个理由,譬如‘恨’,譬如‘厌恶’,可是它只给你一个理由就足以磨去你所有张扬的棱角,那就是——‘前途’。”这是小说《豆蔻》中的女主人公林小蔻的一段心灵告白,摘自李雪静的小说处女作《豆蔻》。我们不得不说,这话里有苦涩而无奈的泪,也有执拗而倔强的笑,是青春异样瑰丽地绽放。

青春,是一个苦涩里夹杂着甜蜜、执著里又少不了迷茫、令人喜欢又难掩烦恼的人生阶段。但,当我们提起笔来要将这一切诉诸笔端的时候,已离开了青春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距离青春这一箭之地的位置也已经是千山万水。那份青春期的痛楚、彷徨、倔强、张扬,已然被岁月调制成一杯苦涩又醇香的咖啡,再难以清楚地回归那份真实。而李雪静她还在青春的风雨里行走,她更加了解青春,了解成长的苦痛和甜蜜,深晓童年通向少年的路上那些苦恼与选择之痛。她笔下的林小蔻、吴双、于天晴、王健康,在现实的生活里,都会找到原型。这份没有距离、没有虚构的真实创作无异于自传,让我们所有人读到了青少年在学业的重负下身心支离的苦闷,在社会复杂背景下神智被动成长的烦恼。最可贵的远不止于此,李雪静用她更加冷静的异乎同龄人的成熟与理性解读着这些苦闷和烦恼,“任何性情中人,哪怕背囊里装有再多挑衅世俗的勇气,都只能在前途的桎梏前破碎成鲜血,没有人会同情你,他们只会暗自庆幸又少了一个强劲有力的竞争对手”。如果你正对处于青春逆反期的孩子手足无措却又无法真正走进他们的心灵,如果你正在为班里的那一群不知好歹、个性张扬的学生痛心疾首,如果你正摇头叹息着眼前晃过的那个耳朵里塞着耳塞的奇装少女,那么,请你们务必捧起这本书,好好地读。这本书会为你解读他们穿越豆蔻的青涩、面临重压的苦闷、心揣梦想的憧憬和特立独行的叛逆。李雪静用她冷幽默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由小学到初中跋涉成长的孩子的群体苦闷:教育机制的不合理,社会关系的复杂,贫富差距下的学生百态等等,小说中这些一脸稚气的孩子的心里竟然装着一个小型的社会。

青春不只是一个年纪,在李雪静的笔下,已经成为了一种泪与笑的绽放,是哭着反思,是痛着成长,是笑着跋涉,是勇敢面对。小说中人物王健康的优秀始于无奈与无力地向复杂的社会暂时降服,终于凤凰涅槃般的成功,这种鲤鱼跳龙门一样苦涩的故事在李雪静的平静而深刻的叙述中就像一个三棱镜照出了人性和社会的复杂与诡异,给予我们的震撼是无以复加的。

一粒沙里看世界,花瓣上说人情。李雪静以她少年的眼睛冷静而深邃地观察,用她孩子的视角热烈而深沉地叙述,真实地再现了当代中学生丰富而懵懂、倔强又张扬的个性,是一种泪与笑的绽放,在泪与笑里给予读者的永远是这个年龄所有问号的答案。

□ 史玉玲

【夜读偶记】

画中的圣地

□ 天D行者

我看到大卫·罗伯茨的《圣地》时,其实已经沿着他走过的线路行走了一次,当然,我是无意中与他的旅行线路重合的。让我倍感兴趣的是,罗伯茨居然把他看到的风景与胜迹全部画了出来。

1839年2月,也就是173年前,罗伯茨与三个旅伴一起,从开罗冒险穿越沙漠,横过西奈半岛。那时,苏伊士运河正在断断续续地修建,他们从那里经过西奈山到达亚喀巴要塞,然后来到了派特拉,再从死海西面经伯利恒到达加沙,耶利哥和耶路撒冷,最后北上直达如今的贝鲁特与巴尔贝克。这段旅程花了他们3个月时间,到了巴尔贝克后,罗伯茨也因旅途疲惫,不幸患上了持续的热病,只好转道贝鲁特登船回国。

那个年代没有照相机和手机,罗伯茨只好靠自己精湛的画技来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他的这些作品一开始被许多出版商拒绝,直到后来被一位名叫摩姆的人花了3000美元买下,委托一个比利时人分为3卷陆续出版,全部出版完已经是10年之后了。

罗伯茨的这些画都是非常精细的写实作品,他虽然是自学成才,但画技却相当惊人。在他十几岁给一位油漆匠当学徒时,有一天他去给一位供货商送一张1英镑的钞票,恰好供货商外出,在等人的间隙里,罗伯茨随手给这张钞票画了一个副本。不久,他的母亲帮他整理画稿时,看到这张“钞票”,大惊之余以为儿子当了第三只手,质问之下才知道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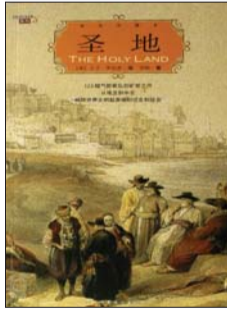
罗伯茨的圣地之旅画册出版后,在欧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可想而知,当时的欧洲人看到这些画册,其新鲜感不亚于上世纪初人们第一次看到电影。这些具有中东阿拉伯风情的绘画,将很多欧洲人在《圣经》中读到过的地方生动地描画出来,一下子激起了他们对这片圣地的向往。

这本新出版的《圣地》选载了罗伯茨的123幅旷世之作,而且别出心裁地选用了许多今天拍摄的照片,一一对应他描绘的每一个场景。不难看出,时间过去将近200年,这些地方的人们几乎仍过着与罗伯茨19世纪描画下来的同样的生活,那些宏伟的建筑,荒凉的沙漠,坍塌的石柱、旅途的行人等似乎也没有多少改变。我惊讶地发现,我那次旅行中看到的西奈山、摩西泉、派特拉、约旦河、死海、苏尔、巴尔贝克等景象,与当年罗伯茨看到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游人多了,周围的建筑多了,从前的小树长成了大树,从前残破的地方得到了保护性修缮。

此外,书中还收录了罗伯茨的一些日记,并描述了罗伯茨在每一处景点的经历。比如,罗伯茨是这样描写派特拉城内那座开凿在石壁上的神殿的:“我们第一次闲逛就到了哈森,我说不清是为它的建筑还是非比寻常的位置震惊。它就像是一个硕大的岩石中的壁龛,带着石头的美丽颜色,最微小的细节都保存完好,看上去就像是最近刚刚完工一样。”

有时,我觉得罗伯茨当时的感受与我看到那些古迹时的心情也是惊人的相似。他描述巴尔贝克的:“我开始无法用铅笔或是钢笔来表达其宏大的神殿。它形式上的美、精妙丰富的装饰、巨大的尺寸,都是无可比拟的……这些柱头(科林斯式的)比例非常协调,楣和檐的装饰雕刻如此生动和大胆,我简直应该认为它们一定是被竖立起来之后才由匠人们进行雕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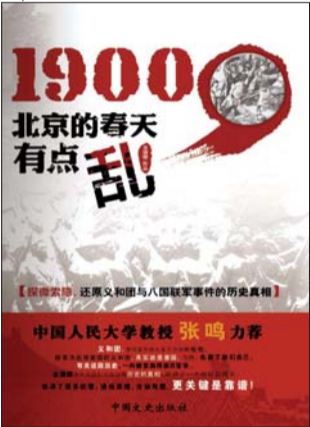
大多数读者应该没有去过这些地方,但人们在阅读这本书时,不仅可以通过罗伯茨的绘画领略这些圣地神秘的魅力,还能触摸到一个多世纪前一个旅行者面对圣地的思绪与感慨。时间,在这条古老的圣路上似乎真的停摆了。



《圣地》
大卫·罗伯茨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10月出版

揭开疮疤,露出血肉的一面

【历史空间】



《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
金满楼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年12月出版



微博书评

◎必读呢本:《雅集》,涵盖了鲁迅、周作人、新月派、张爱玲、钱锺书、郁达夫等重要的现代作家与流派。在陈子善的研究与书写中,名人、大家不再是冷冰冰的故纸堆中人,其风貌与情趣都跃然纸上。陈子善先生所做的研究就是逐步追寻作家与作品的面貌,恢复真实的历史,同时使之变成一场有乐趣的体验。

◎黄老邪:《大家都很2》,张发财著。仍旧是历史八卦段子集,可比上一本编得更具创意。除继续秉承八卦美学外,书中各辑新增的八卦测试则是在以滑稽模仿呈冒犯之美:林徽因是梁文道的媳妇还是梁朝伟的媳妇?唐代小李杜指李国庆杜月笙还是指李大嘴杜丽娘?如是创意荒唐似乎在说,思想才是永恒的性感啊。

◎止庵:朋友来访,谈及《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我说书里采用了那么多口述记录,几乎包括卡佛所有亲友的,可是我们就连鲁迅的传记也没有用到此类材料。鲁迅的研究机构有好几个,成立了好多年,当年为什么不开展此项工作呢?现在见过鲁迅的人都快死光了,想做也做不成啦。